

支援越南抗美斗争文艺节目

仇恨的火焰

曲 艺



支援越南抗美斗争文艺节目

仇恨的火焰。

曲艺

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编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北京

601511

仇恨的火焰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书号908 字数29,000 印张 $1\frac{9}{16}$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插页1

1966年3月北京第1版

196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6000册

★
统一书号：10069·908

定 价： 0.15 元

目 次

英雄阮文追（故事）	陈佐辉（1）
椰林传书（弹词开篇）	尤惠秋（15）
阮三姐（故事）	赵丛新（18）
在岷港码头上（故事）	祺 泰（24）
竹峰战（四川评书）	熊 炬（31）
侵越美军十大怕（三句半）	济南职工业余创作组（36）
巧遇（书帽）	关学增（39）
仇恨的火焰（鼓词）	张剑平（41）

英雄阮文追

(故 事)

陈佐辉根据潘氏娟口述、陈庭云编写的《象他那样生活》改编

美帝国主义霸占越南南方，在那边杀人放火，做尽坏事。不过越南人民是杀不尽烧不光的，大家团结起来打击美国强盗，弄得这批强盗六神不安，心惊肉跳。今天，讲的是越南英雄阮文追同美帝国主义和他的走狗阮庆集团进行英勇斗争的故事。

被 捕

在越南南方有一个西貢市，它是美国强盗和他的走狗阮庆集团杀害人民的老窠。这批强盗和走狗把西貢市搞得烏七八糟，强盗走狗花天酒地，老百姓被餓死打死。人民恨透了这批瘟賊，用各种手段同他們斗争，真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就在西貢市的一个冷角落里，有一間棚戶，这就是英雄阮文追和他妻子潘氏娟的家。阮文追是西貢一家工厂的电工；潘氏娟是西貢白雪棉絮厂的女工。他們結婚才十九天，两夫妻生活虽然很苦，倒也蛮合得

来。这天正是一九六四年五月十日，星期天，潘氏娟天不亮就起来啦。她从箱子里把结婚时穿的衣服拿出来，做啥？等候她的丈夫回来，准备一道去看望亲戚朋友。但她横等竖等，直等到九点钟，还不見阮文追的影子。潘氏娟心里有点煩悶：“阿追在结婚前很忙，结婚后还是这样忙，结婚那天連头发也沒有理，这几天更是搞到深更半夜回家。昨天下午出去时，不是明明对我說，把老板那部机器修理好，今天同我出去玩个痛快嗎？但是昨天晚上，阿追就沒有回家，会不会出什么事情……”潘氏娟左思右想，倒有些为阮文追担心起来。早上九点来钟光景，突然外面“嗚——”地传来警車的尖叫声，一辆警車恰好在門口停下，車上跳下七、八个杀气騰騰的伪警察，押着一个人，冲了进来。

潘氏娟一看，被押的人正是她的丈夫阮文追，潘氏娟差点昏过去。那阮文追却穿着一身蓝布衣，昂着头，挺着胸，两眼炯炯有神，并沒有一点惧怕的样子。阮文追为啥被捕呢？原来他是西貢地下别动队的解放軍战士，他参军不久，听到上級說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納馬拉到西貢来布置侵略战争計劃，心里恨透了这个强盜头子，他坚决向领导要求参加刺杀麦克納馬拉这场战斗。当时领导考虑到他刚结婚，让他休息一段时期，不让他馬上参加战斗。但是阮文追說：“等了那么久，好不容易才有机会去杀美国鬼子，我怎么能错过机会呢？”在他坚决要求下，领导上才同意。这几天，他就是为这件事成天成夜忙碌着。半夜

里，他和同志們一起到这个美国鬼子要經過的地方观察地形，尽管那里有上万鬼子兵把守，阮文追还是神出鬼沒地埋上了地雷。可是不幸，他在昨天晚上被捕了。

現在，阮文追象往常一样面不改色地走进房間：“阿娟，我被捕了。”

潘氏娟听了，一时竟惊得呆住。她看見自己丈夫穿的那套蓝布衣服沾滿了泥和血，脸上也有伤痕，头发蓬蓬乱乱，禁不住哭着扑在阮文追身上。阮文追心里想：敌人这次把我押到家里来，肯定是有阴谋的。領導上曾經多次教育自己，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决不低头，所以，他現在拍拍潘氏娟的肩膀說：

“阿娟，別哭，在敌人面前要坚强！”

潘氏娟听了阮文追的話，才完全明白了丈夫忙碌的原因：結婚前，为了杀美国强盜，他曾一再要求推迟婚期；結婚后，他又成日成夜的忙，也是为了杀美国强盜。潘氏娟感到自己的丈夫更加可敬可爱了。

这时，滿脸横肉的伪警察走了过来，皮笑肉不笑地对阮文追說：“你有这样年輕漂亮的妻子，有这样溫暖的小家庭，为啥还不肯安分守己？”

阮文追一听这話，把披在脸上的头发往后一掠，“我昨晚已經回答过你好几次了。我要杀絕那帮美国强盜，我要解放南方！”

伪警察吓得倒退了几步。他們一看在阮文追嘴里問不出啥，就翻箱倒柜搜查起来，但是搜了大半天，啥也沒

有搜到，就又把阮文追夫妻围起来。伪警察問潘氏娟：“你知道你丈夫把炸药藏在哪儿？你看见过他收藏什么东西嗎？”

这时，阮文追向妻子看了一眼，只听见潘氏娟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啥也没见过！”

伪警察看到在潘氏娟嘴里还是得不到啥，气得眼睛烏珠骨碌碌乱轉，調过身就对阮文追拳打脚踢起来。潘氏娟急忙去拖住恶棍的手，也被恶棍一脚踢倒在地上。拷打后，伪警察又問阮文追：“炸药在哪儿？”

阮文追忍着痛，喘着气，更加大声說：

“我已經告訴你們，我不知道！如果你們一定要知道，那么我告訴你們：只要到有美国鬼子的地方，那里就会找到炸药！”

敌人变得垂头丧气，活象被打伤的狗。他們最后只好夹着尾巴又把阮文追押回到伪警察署去了。

越 獄

阮文追被关进在黑洞洞的監獄里，身上被打得皮破肉綻，动一动就象万針刺心样的痛。

过了一歇，只听得哐唧唧一陣响，牢門被打开了。几个特务鬼头鬼脑闖进来，传阮文追去审問。阮文追到审問室，伪警察头子开头还装出一副笑面老虎的腔調。可是阮文追却看也不看他一眼，說：“有什么話，就快說吧，

別来这一套。”

伪警察头子一呆，便又强装鎮靜地从公文袋里取出一张照片放在阮文追面前。阮文追一看：是自己拍的新婚照片。伪警察头子指着照片奸笑着說：

“阮先生，听說你新婚不久，你应该替你的年輕的妻子想一想。难道你就不顾自己家庭幸福嗎？”

阮文追听到这些笑里藏刀的鬼話，眼睛里冒火：“幸福？美国强盜一天不滾出我們国土，你們这批反动家伙一天不推翻，我們每一个人都得不到幸福！”

伪警察头子見阮文追不好对付，就霍的站起来，手拍着桌子，露出强盜原形：“你竟敢謀杀美国第一流人物！你知道嗎？你犯下了大罪！你現在只要讲出是誰叫你杀美国国防部长的，就馬上放你出去！”

阮文追心里想：嘿，你軟的不行，又想用硬的，想要我讲出領導人的名字，这是白天做梦！所以，他又頂了一句：“要杀麦克納馬拉的就是我！沒有旁人！用不着多問！”

伪警察头子象被打伤的狗，急得在审問室走来走去，用手搔着头皮。阮文追看到敌人的狼狽相，心里非常痛快，就象在戰場上打了一次大胜仗。就在这时候，阮文追听到有人講話，他掉过头一看，这才注意到自己背后就是一扇窗，窗門正好开着，声音就是从窗外传上来的。他心里猛一动：这是个多好的越獄机会！我逃出去，还能多杀死几个美国鬼子！这时，伪警察头子还是背着手，来回踱

着，皮鞋踏在地板上，的篤的篤地响。他趁伪警察头子背向自己的时候，戴着手铐，一个箭步跳上了窗口，双脚一纵，跳下了楼。但是，正当阮文追跳下楼时，不巧碰上迎面开来的一辆汽车。真可惜，这次越狱失败了。脚也摔伤了。

敌人抓回阮文追后，又进行了各种残酷的拷问，把他打得遍体血迹斑斑。阮文追还是咬紧牙关不吭一声，心里还是想，只要有机会，我还要跑出去杀美国强盗！到天黑时，敌人看他脚伤的厉害，把他关在一间医院的病监区。

这批走狗一直没有死心，想方设法把阮文追收买，叫他叛变，供出组织的情况。这天晚上阮文追在医院被折磨得昏昏沉沉以后，一个特务贼头狗脑地捧了一只录音机进来，喇叭里叽哩咕噜地象狗叫一样地响着。原来是一个叛徒的谈话录音。他们梦想用这个办法来软化阮文追。走狗们把录音机偷偷地放在阮文追的牢房里，就溜到门外，两只贼眼乌珠直朝里张望。阮文追在昏迷中被吵醒过来，听到叛徒分子在污蔑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胡志明主席，心里气得直冒火，真想马上举起来敲碎它，但是，他的一只腿在跳楼时跌断了，只得咬一咬牙，一步一步朝录音机移动。哪知门外的走狗一看，却高兴起来，心里想：“嘿，你阮文追打不死，捶不烂，倒吃这一套。”这时，阮文追已经爬到录音机旁边了，他伸出手去捧，走狗们更加心花怒放，他们以为阮文追想听得更清楚一点，所以要双

手捧起来听。誰知就在这时候，阮文追已經用双手举起录音机，只听见“嘩”的一声，录音机已砸烂在地上！特务們冲了进来，一拳头把阮文追打倒在地，說：“我們让你听听一个刚越过分界綫逃到南方来的大学生談談北方的真实情况，这对你是难得的机会，你反而砸坏了录音机，你要命嗎？”

阮文追捏紧拳头在特务面前一晃說：“我不但要砸坏这架臭机器，如果那个狗养的家伙站在我面前，我还要扭掉他的脑袋！”

这天晚上，阮文追躺在病监里，心情平靜不下来。他想起了这几天的斗争，他没有向敌人低过头，坚持了一个革命者的正义立場，他心里很愉快。他想到，我虽然只有二十四岁，但是我能把年青的生命献給革命，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他想着想着，回忆起自己的身世。

阮文追的老家在广南省奠盘县青桔乡，他家里很穷，三岁那年，他母亲就生病死了。他的父亲被法国鬼子抓走，出獄后长年累月到远地謀生，几年才能回家一趟。他靠伯父和哥哥姐姐撫养。十五岁那年，他看到哥哥嫂嫂也很穷困，不忍連累哥嫂，便到西貢来踏三輪車，受尽了美国强盜和反动派各种无理的欺負。后来，才由一位表伯介紹他到一个工厂当电工。

他想起南方人民受压迫、受剝削，对美帝国主义更加仇恨。心里喊着：“我还要活着，我要越獄出去多宰掉几个美国强盜！”这时外面天空墨墨黑，已經是深夜，外边还传

来唧唧唧的打开牢門的声音，反动派又在杀害革命同志！这时候，阮文追越獄的决心更大了。他为了求得行动方便，能够越獄，就坐起来，忍痛把脚上的綑带解开，掙扎着要立起来，可是他的腿骨被摔断了，脚一落地，就象刀砍在心上一样，痛得他額角头上冒出黃豆大的汗珠，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上，但他又爬起来繼續练。后来被特务看見了，特务把这情况报告了伪警官，这个狗警官吓破了胆，馬上逼着警察在阮文追身边站崗。第二天，敌人害怕阮文追再一次越獄，将阮文追从病监送回監獄。

不 屈

过了三天，阮文追忽然看見潘氏娟来看他。原来在阮文追被捕的当天晚上十一点钟，敌人就已把阮文追的妻子抓进了伪警察署。敌人梦想利用他們新婚夫妻的感情来軟化阮文追，逼他自首。特务們真是挖空心思，他們帶潘氏娟先去看刑訊室，要潘氏娟看挂在牆上的吊人繩套，装死尸的麻袋，灌肥皂水用的肥皂粉，釘犯人手指头的各种釘子。看完刑具后，特务便威吓潘氏娟：“哼，先給你看看，不好好地說服你丈夫自首，就叫你尝尝这些刑具的厉害。”潘氏娟想：我一定要学习阿追不怕牺牲的精神，所以她理也不理他們。到監獄时，看見阮文追一只腿上了石膏，面色蒼白，光着上身，到处是带着血漬的伤痕。她立刻奔到他的身边，把他抱住，一时說不出話来。

阮文追看見了自己的妻子当然很高兴，正想問她是怎麼進來的，潘氏娟就開口說了：“你被捕的當天，他們就把我抓進來了。我在女牢里，姐妹們對我很關心，講革命故事給我聽，教我唱革命歌曲，我明白了許多道理。”

阮文追非常高兴：“阿娟，你進步啦，今後要和大家一道，同敵人作堅決鬥爭。”

潘氏娟點了點頭，又摸摸阮文追的手。忽然阮文追把眼光注視到自己戴過訂婚戒指的手指，好像想起一樁什麼心事似的，就對潘氏娟說：“那天你問我手上的戒指哪里去了，我慌了神，只好說戴在手上太累贅，支吾過去了。其實，我把它賣了。那次為了要炸死麥克納馬拉，我去埋地雷，臨時電綫不夠，來不及跟組織聯繫，手頭又沒錢，只好把身上唯一值錢的東西賣了買電綫。我想連生命都可以犧牲，又何在乎這只訂婚戒指？當時我還能完成任務後，介紹你參加組織。”

潘氏娟聽阮文追一講，當然越加覺得自己的丈夫可敬可愛。而且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學習丈夫的品德，和美國強盜鬥爭到底。

這時，阮文追拉住妻子的手說：“你這次在牢里，進步很快，我心里很高兴。我時刻希望能夠逃出監獄，但是也要做好另外的思想準備。如果發生了不幸，你一定要和同志們一起努力進行革命活動。你在街上看見的許多人，他們來來往往，並不是每個人都只是為了一日兩餐而奔忙。許多人在干革命工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任務。由

于敌人的野蛮屠杀，许多人失去了丈夫、儿子、兄弟和姐妹。你也要这样，要努力参加革命活动，即使被分配去散发一张传单、传送一个消息，也是无上的光荣。”

潘氏娟紧握着阮文追的手说：“我一定照你的話去做。”

躲在門外的特务实在听不下去了。哐啷一声，他們拉开铁門闖了进来，把潘氏娟打倒在地上。特务头子罵着：

“好啦，你不但劝你丈夫，反而讲不三不四的話。你再这样，我們就立即枪毙你的丈夫，让你守一辈子的寡！”

接着，特务头子从身边拿出一份特务們編造的“自白书”，企图逼阮文追签字。阮文追看透这些走狗是想拿这些編造的东西去作宣传，想往革命同志脸上抹灰，就伸手把它夺过来撕成粉碎，最后拿起笔向特务脸上扔去。特务只落得灰溜溜地溜走。同时敌人感觉到在潘氏娟身上也得不到什么綫索，最后就把潘氏娟放了。但是，敌人并不肯就此罢休，他們一方面派特务繼續監視潘氏娟的行动，一方面又对阮文追作进一步的迫害。

阮文追在監獄一直坚持斗争了三个月，敌人还是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一点情报，穷凶极恶的敌人就在八月十一日判他死刑，并把他关在志和監獄死刑牢里。这个消息传出来，西貢市工人、学生們，紛紛罢工、罢課。大家成群結队包围了反动头子阮庆的官府和他的住宅。

敌人把阮文追判处死刑，妄想用死来恐吓他，可是阮文追对死毫不畏惧。他在死刑监狱里认识了許多革命老前辈，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老同志对他都很关心，給他讲了許多革命同志在监狱中斗争的故事，教会他唱許多革命歌曲。他在死刑监狱，每天和难友们高唱革命歌曲，敌人折磨他，他还是要唱。

这一天，潘氏娟又来到监狱探望阮文追，并且告訴他西貢市很多行业的工人都罢工了，不少地方都断电了。阮文追听了很高兴。根据情况判断，他猜想反动派很快就会对他下毒手，他决心在就义以前，抓紧时间对妻子进行教育。現在听妻子談到罢工的事，顺势就开导她說：“記得当初我入团的时候，就曾經有一个老同志跟我讲过，你是个电工，你家里晚上却点的是油灯，我們街坊里几乎全都没有电灯。你看，創造出光明的人倒沒有电可用，多不公平呀！你到美国鬼子住的地方去看看，他們的厕所里也装着好几盞电灯。狗棚里也有电灯。要是所有的电工一天不干活，整个城市就会变成漆黑一团，那些家伙也只好点火把了。阿娟，你也是工人，应该明白工人阶级的力量，希望你今后要坚强起来，和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就 义

十月十五日早晨，死刑监狱的铁門，“啞啞”一声打开

了，几个满脸横肉杀气腾腾的劊子手闖了进来。敌人要在志和監獄廣場上秘密杀害阮文追！一个劊子手正要伸手拖阮文追，阮文追知道是敌人要下毒手了，他心里早有准备，用力推开劊子手的手，大声說：“滾开，我自己会走！”說完后，就坚强地立了起来。他理了理头发，把衣服整理整理，微笑着对难友們說：“同志們，再見啦！”难友們都站起来，拥到他身边，向他握手告別。阮文追一步一步地走出了監獄。

阮文追慢慢地走上秘密刑場。他一边走，一边抬头看看天空，看看周围：在他面前是一排手拿着美国步枪的反动派士兵，一口貼着美国招牌的棺材也放在他面前。美国强盜和反动派滿以为这套把戏能把阮文追吓住，但是阮文追滿不在乎地看了一眼，就挺着胸脯走到准备捆綁他的那根柱子旁边，随后他又抬头看看天空。特务想用黑布把他的眼睛蒙起来，他却把蒙眼的黑布扯下，扔在地上說：“不，让我看看这块土地，我亲爱的祖国的土地！”

一个記者走到阮文追身边問：“你为什么要杀害麦克納馬拉呢？”

阮文追看了他一眼，說：“你們是記者，你們一定掌握着許多情况，正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們的祖国，正是美帝国主义派飞机轰炸和杀害我們的人民，正是麦克納馬拉制定了侵略計劃，侵占了南方！我热爱我的祖国越南，我决不答应美国强盜糟蹋我的国土！我要杀死麦克納馬拉，为的是除掉这个在越南南方犯下无数滔天罪行的劊

子手!”

旁边一位記者問他：“临死之前，你不觉得有什么憾事嗎？”

阮文追立刻大声回答：“我只有一桩憾事，那就是沒有杀掉麦克納馬拉！”

别的記者看到这两个同行的狼狽相，都不敢再上来提問題了，只有那个穿着道袍的神父畏畏縮縮地走到阮文追跟前，要替他“向上帝請罪”。阮文追看了他一眼，清清楚楚地說：“有罪的不是我，而是杀人放火的美国强盜！”

阮文追的回答，吓得敌人嘖嘖哇哇地乱叫起来。敌人再也沒有有什么办法使阮文追屈服，最后的梦想也落空了，就命令劊子手立即杀害他。在就义前几秒钟，阮文追大声呼喊着：

“美帝国主义滾出越南去！”

“越南万岁！”

“胡志明主席万岁！”

劊子手的步枪响了。阮文追同志昂首高呼：“越南万岁！”“越南万岁！”压倒了敌人的枪声。那些象凶神恶煞一样的劊子手們，这个辰光都吓慌了手脚。

阮文追被敌人杀害的消息传出后，整个西貢市人民都悲憤极了，人們把“阮文追精神不死”的标語挂起来，許多商店把报刊上阮文追刑前英勇就义的照片剪下来張貼